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

十五少年



Shi Wu Shao N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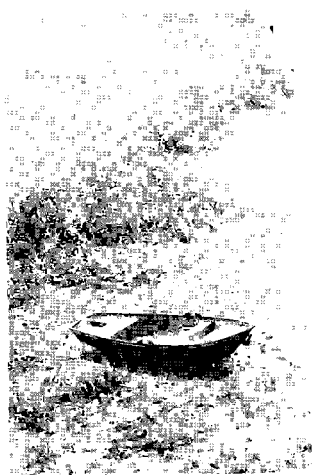
Shi Wu Shao Nian

南海出版公司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

十五少年

曹梦春 /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五少年／(法)凡尔纳著；曹梦春译．－3版．

－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0.1
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／朱自强主编)

ISBN 7-5442-1294-7

I. 十… II. ①凡… ②曹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525 号

十五少年

主 编 朱自强

责任编辑 温玉杰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 53529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

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3 版 200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印 数 10001～18000

书 号 ISBN 7-5442-1294-7/I·222

定 价 1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一部

一	3
二	13
三	23
四	30
五	39
六	48
七	53
八	59
九	66
十	71
十一	75
十二	82
十三	89
十四	95
十五	101

第二部

一	109
二	116
三	123
四	129
五	135
六	138

七.....	143
八.....	151
九.....	155
十.....	162
十一.....	168
十二.....	171
十三.....	174
十四.....	180
十五.....	183

一艘斯库纳纵帆船在风暴中遇难。15名少年被困在船上。前桅被风刮折，海水涌进了船舱，到处是令人窒息的白色泡沫。

4个少年被巨浪掀到船的一侧，旋即又被抛起。“舵还能行吗，布里安？”其中一个问道。

“还行，戈顿。”布里安爬起来，又回到了刚才站立的位置，镇定地答道。

随后他面向第三位少年说道：“挺住，多尼范！打起精神来！……别人还需要咱们的帮助啊！”

布里安这些话是用英语讲的，带有法国人的口音。

他又转向见习水手问：“受伤没有，麦克？”

“没有，布里安少爷！”见习水手回答，“船要这样倾斜下去，可就要沉了。”

这时，通向船舱台阶的窗户突然打开了，在甲板高处露出了两个小脑袋，还有狗的脸，并听到了狗叫。

“布里安？布里安？……”一个9岁孩子喊道，“出啥事儿了？”

“没事儿，阿依瓦森，没事儿！”布里安说，“快和道尔回房间去，快！”

“可是……我们害怕呀！”更小一些的另外一个叫做道尔的孩子说。

“别人呢？”多尼范问道。

“大家都害怕！”道尔回答。

“喂，你们回去！”布里安说，“回到房间去，盖上毛毡，闭上眼睛，就不害怕了，别担心！”

“注意！……又来巨浪了！”麦克叫喊着。

巨浪撞击着船尾，这次幸好船舱没进来水，如果水从台阶的升降口进来，船体变重，船就会沉到波涛下面去了。

“你们快点进去！”戈顿大声喊道，“要是还不进去……可不饶你们！”

“喂，进去！小淘气们！”布里安亲切地说。

两个孩子的小脑袋在升降口消失后，从升降口又露出来一位少年的身影。

“不用我们帮忙吗，布里安？”

“不用，巴库斯塔！”布里安说，“库劳斯、威普、萨布斯、威尔考库斯，还有你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！有我们四个人能行！”

巴库斯塔从里边把窗户关上了。

“别人都害怕。”道尔刚才是这么说的。

难道这艘在风暴中漂荡的帆船，船上只有孩子吗？是的，全都是孩子。有多少呢？算上戈顿、布里安、多尼范、见习水手一共是 15 人。他们为什么会在在这艘船上呢？以后就会明白了。

在这艘帆船上，难道连一个大人也没有吗？包括船长、开船的船员，甚至在风暴中掌舵的舵手？是的，没有，确实连一个也没有！

所以说斯拉乌吉号现在处于大海中的什么位置，船上的人谁也不清楚。这是哪片海域呢？是深海中最广阔的海域！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的陆地开始，一直到南美洲的海岸，幅员两千海里，拥有广阔海域的太平洋。

这艘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船上的成年乘客遇到了什么灾难失踪了吗？是被马来的海盗抓走，只剩下这些最大年龄不超过 14 岁的孩子们了吗？像这样上百吨的帆船，至少也应该有一位船长、一位军官、五六位船员，难道开船的船员只剩下见习水手一人了吗？……这艘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澳大利亚的海岸，或者是从大洋洲的哪个群岛来的吗？还有，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艘船航行到了这样的深海海域，船长该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可是在这里，无论是往来于大洋洲海域、太平洋航线的船只，还是从欧洲、美洲驶向上百个太平洋港口的汽船、帆船，一艘也没有看到。即使机械、船帆都非常坚固的船，航行到了这片海域，因为必须与风暴相搏击，所以也没有能力救起这艘已经破

碎不堪像木板一样只能在海上漂流的帆船。

尽管如此，布里安和他的伙伴们，还是竭尽全力不让船向左或右倾斜。

“怎么办？……”多尼范问。

“拼命努力吧！”布里安回答。

一个孩子能说出这句话，该是怎样的气魄！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事情。

风暴更加凶猛了。用海员的话说，风像雷一样击打着帆船，这种比喻真是太形象了。斯拉乌吉号被风暴吹打得如同遭到鱼雷攻击一般。船的主桅^①在48小时之前，从下面4英尺的地方就折了，大帆已经扯不起来。如果帆能扬起来，船还能好操纵一点。前桅^②尽管从顶端开始折了，目前看还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可是支撑索晃动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砸到甲板上。船头的三角帆已经变成了一块碎布，发出如同步枪一般的声音。所谓船帆，也只剩下破碎的前帆了。少年们没有力气把帆缩短，如果帆完全零碎了，船就无法在风暴中站立，波涛汹涌，船很快就要沉了，船上的少年们也会同船一起沉到海底了。

直到现在，在海面上也没有发现一个岛。在东边连一个陆地的影子也没有。若是能发现海岸，那该多么令人惊喜！但是少年们面对海上肆虐的风暴，毫不畏惧，浅滩、岩石、拍打上来的大波浪，撞到岩石上碎成浪花，又反冲回来。少年们企盼只要能够发现海岸，就有救了，那里可不是汪洋大海，是用自己的双脚能够踏上去的坚实的大地！

他们四下里寻觅着灯光，打算向有光亮的方向行驶。

然而海面上仍然漆黑一片，没有任何光亮。

① 船中央最大的桅杆。

② 船头的桅杆。

凌晨一点左右，突然传来了比风暴声还大，什么东西被折断了的可怕声。

“前桅折了！”多尼范叫喊着。

“不对！”见习水手说，“是帆从帆索上挣开了！”

“别管它！”布里安说，“戈顿和多尼范一起来把舵，麦克来帮我！”

做为见习水手，麦克当然懂得一些航海知识，布里安对航海也略懂些，他乘船从欧洲到大洋洲来的时候，轮船横穿大西洋和太平洋，沿途他也了解一些开船的道理，比起其他对驾船一窍不通的少年们，船上的小乘客中能操纵船的只有麦克和他了。

布里安和见习水手立刻大胆向船头走去，为了不使船逆转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下部已经鼓起、使帆船倾斜的前帆扯下来，否则，虽然铁丝折了，但前桅并没从根部开始折断，船不能直线行驶。然而要扯下前帆谈何容易呢！

布里安和麦克异常机智灵活。风暴接连袭来，为了让船顺风而行，尽可能把残存的帆升起，他们两个把已经掉到离甲板四五英尺高的帆的扬索放松，把前帆从被撕破之处用小刀割开，取下来，然后把下面帆的一角拴到一个固定的木桩上。两个勇敢的少年，在这当中有多少次险些被波浪卷走。

这样，船扯着已经变得非常小的帆，能够直线前进了，风推着船，以水雷艇的速度向前驶去，最关键的是，它比波浪的速度还快，能避开波浪的追赶，使波浪砸不到甲板上。

随后，布里安和麦克又回到戈顿和多尼范身旁，帮助把舵。

这时升降口的窗户又被打开了，伸出了一个孩子的小脑袋，原来是比布里安小三岁的弟弟杰克。

“干啥，杰克？”哥哥问道。

“快来……快来！”杰克说，“水进到船舱里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布里安嚷道，并快步向升降口跑去，迅速下到船舱

里。

波涛翻滚，煤油灯剧烈地晃动着，船舱里一片昏暗。布里安借着灯光一看，10个孩子分别睡在长椅、床上，最小的孩子们——有八九个依偎在一起，看上去他们被吓坏了。

“别怕！”布里安安慰他们说，“有我们几个呢！……别担心！”

然后，他跳上床举起了煤油灯，查看船舱的各个角落，地上已经有不少水在淌着。

水是从哪里进来的呢？是船漏了吗？一时还确定不下来。

在谈话室前面，有一个大房间，接下去是食堂、乘务员寝室。

布里安把这些房间一一都查看过了，从水面线的上面和下面都进不来水。

原来，巨浪撞击船头，海水从船员室的升降口进到了船舱，水便流了进来，使船尾变沉，这些水对船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危险。布里安走过谈话室，让船舱里那些小伙伴放心，自己也稍稍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又回到了船舵那里。这艘帆船，构造坚固，船底部贴的是新铜板，是不会进水的，即便是巨浪也能抵挡得住。

已经是午夜一点了。厚厚的云彩，笼罩着黑暗的天空，狂风大作，船向前行驶着，像要沉到海水里去了，海燕尖利的叫声穿透空气传来。附近有海燕，是快接近陆地了吧？不会的，因为即使是离海岸几百英里远的地方，也会有海燕的，海燕在狂风中也飞不动了，像这艘凭借人类的力量缓行的帆船一样，只能顺风漂流。

大约又过了一小时，又一次响起船帆被风刮碎的声音，已经破碎的前帆再次被撕裂，终于变成了碎片，像只大海鸥一样在空中四散飞去。

“帆没了！”多尼范叫喊着，“别的帆也扯不起来了！”

“别慌！”布里安说，“船速没变！”

“你别这么说了！”多尼范说，“凭这种操纵方法……”

“小心后面的波浪！”麦克大声说，“稍不留神，就会被卷走的……”

没等见习水手把话说完，有几吨海水，一下子涌到了船上，布里安、多尼范、戈顿，被抛到升降口边，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，可是，就在这一瞬间见习水手却不见了，巨浪掠过船头、船尾，把船上一部分木筏，两只救生艇，一只杂用船，还有罗盘箱席卷而去，船舷也被波浪击碎，海水马上涌了进来，但船并没有沉下去。

“麦克……麦克……”布里安喘了口气喊道。

“掉到海里了？”多尼范问。

“不能！……看不见，声音也听不到！”一边向船边窥视的戈顿说。

“快救他……扔救生圈……绳子！”布里安说。

随后，在风暴暂停的数秒间，三个人开始大声叫喊着。

“麦克？……麦克？……”

“我在这儿！……我在这儿！……”见习水手回答着。

“不是在海里，”戈顿说，“听声音是从船头传来的！”

“我去救他！”布里安说。

他马上趴到甲板上，匍匐前进，巧妙地绕开甲板上东倒西歪的杂物，并小心注意别被船晃到海里去。

见习水手的叫喊声又一次传来，之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这时布里安已经吃力地爬到了船员室的升降口。

他喊着……

然而没有回音。

难道说麦克在最后喊声过后，就被巨浪卷走了吗？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么这个可怜的少年，现在一定是被卷到了离船很远的海

里去了，波浪比船速还快，他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了，要是那样，可就真的没救了。

不对！这时布里安仿佛又听到了微弱的叫喊声，他急忙来到卷锚机边，那里也有个台阶，他开始用手摸索着。

终于在船头一个角落里摸到了见习水手，他正在拼命挣扎着，扬索缠住了他的脖子。原来刚才巨浪袭来时，这个索正好缠到了他的脖子上，他几乎快要被勒死了。

布里安迅速取出小刀，小心地把索割断。

麦克得救了。随后他被布里安领到了船尾，他缓了口气说：“谢谢，布里安少爷，谢谢！”

他又回到了船舵旁，四个人又重新聚在一起，拼力守护着在巨浪中挣扎的斯拉乌吉号。

与布里安的设想相反，由于前帆全都没有了，帆船的速度开始减慢，这样一来船就变得危险了，波浪速度比船快，从后面扑到船上，怎么办呢？不论多小的帆也扯不起来了。

南半球的三月，正是北半球九月，早晨四点左右，从东边天空开始泛白，天很快就要亮了。斯拉乌吉号被风吹着，在海上向东行驶，到了早晨，也许风会变小，会有救了。等到天亮，当天空满是七彩阳光时，一切就会清楚了。

四点半左右，隐约能感到天亮了。糟糕的是，雾弥漫，四分之一海里以外什么也看不清，云彩以惊人的速度在天空中飞跑着，狂风丝毫没有减弱，海面上，巨浪澎湃，飞溅的浪花隐去不见了，帆船一会儿飞到波峰，一会儿又被掀到波谷，船一旦横倒下去，就会沉到海底去了。

4个少年，注视着汹涌的波涛，他们想如果风暴不平息下来，可就彻底绝望了，再过24小时，升降口就要被巨浪淹没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麦克喊道，“陆地……陆地！”

他说透过迷雾，好像看到了在东边有海岸线。不会看错吧？

前方似乎隐约可见与旋涡状云彩交织在一起的海岸线。

“是陆地？”布里安问。

“对！”麦克回答说，“是陆地……在东边！”

他用手指着在迷雾中时隐时现的水平线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多尼范问道。

“是！……肯定是！”见习水手说，“等雾散了，请仔细看着……那边……前桅稍右一点儿……看……看！”

雾散了，向海面的上空散去，一会儿，帆船前面的海面，一下子宽阔了几英里。

“是！……是陆地！……确实是陆地！”布里安叫道。

“还是块低洼的陆地！”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海岸的戈顿说。

已经毫无疑问了，不管是大陆，还是岛屿，总之是块陆地，在水平线五六海里的范围内就能看见。从风向上看，斯拉乌吉号用不上一小时，肯定能到达那里，着陆之前，船若触礁，船体要被撞坏的。然而这些少年们，现在可顾不上去想这些了，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块陆地，他们只想着这下终于有救了。

这时，风更加猛烈地吹着，斯拉乌吉号像长翅膀一样，飞快地行驶着，离海岸越来越近了，海岸也清楚地展现在眼前，能看到以天空为背景轮廓分明的黑色沙滩，右边像是茂密的森林，还有岩石耸立着。

啊！但愿斯拉乌吉号别触到暗礁上！但愿能够顺利地到达这片海滩！但愿有河口，让这些少年能够平安登陆！

多尼范、戈顿、麦克三人把舵，布里安向船头走去。眼看就要接近陆地了，可是却找不到船能够安全停靠的地方，河口，甚至连个小河沟都没有，连能登陆的浅滩都未能找到。这里的沙滩，并列着许多暗礁，波浪之间，礁石黑色的脑袋或隐或现，巨浪不断地冲击、拍打着海岸，若是帆船撞到这些暗礁上，肯定会被撞得粉碎。

船要搁浅了，布里安想最好还是把大家召集到甲板上，于是他去把升降口的窗户打开，喊道：

“大家快出来！”

小狗最先跑了出来，紧接着在船尾的 10 个孩子也都出来了，最小的几个孩子看到眼前惊涛拍岸、浪花四溅的景象，吓得直叫。

快到早晨 6 点时，斯拉乌吉号已经接近暗礁了。

“坚持住！…坚持住…”布里安叫着。

然后，船体开始晃动起来，触礁了，尽管船体不断地晃动着，但海水并没有进到船里来。

又掀来一个波浪，帆船向前滑行了 50 英尺，与前面无数个突出的岩石相撞，随后左舷倾斜，任凭波浪击打，帆船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虽然此时的帆船不是位于海面上，但离海岸还有四分之一海里远！

二

浓雾散尽，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帆船广阔的四周，天空的云彩依旧飞快地跑着，狂风也没有一丝减弱，在这片不知道是太平洋何处的海岸，大概这也是最后的狂风在逼近帆船了吧？

这正是少年们所盼望的。

在风暴的蹂躏下，帆船的危险并不比夜里小，大家再这样聚到一起不行了，巨浪撞击着栏杆，浪花四溅，船沉在这里虽然不能动弹了，撞击却异常激烈，船体晃晃悠悠，船舷触礁，被岩石卡住却没有被撞破，布里安和戈顿下到船舱查看，确认船舱并没有浸水。

两个人尽可能安慰着大家，特别是让小孩子们安下心来。

“别担心!”布里安反复强调说,“船能挺住!……靠近海岸了!……再稍等一会儿,我们就能找到上岸的办法了。”

“为啥要等呀?”多尼范寻问说。

“对,为啥呀?”一个叫做威尔考库斯的12岁左右男孩子说,“多尼范说的对,还等什么呀?”

“现在波浪太大,还在撞击岩石呢!”布里安回答说。

“再等一会儿船要是碎了呢?”与威尔考库斯年龄差不多的威普说。

“这个不用担心。”布里安说,“只要潮水能退下去,退潮了,风再稍稍平静点,咱们就进行救助行动。”

布里安的想法是正确的。在太平洋上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潮,但是涨潮和退潮却完全不同,所以最好还是稍等几小时,只要等风减弱下来……大概在退潮之后,能露出一部分暗礁,到那时再下船危险就会小多了,能很容易地渡过到岸边的这段四分之一英里远的距离。

尽管布里安的劝告是正确的,但是多尼范和那两三个人并不太听,他们几个聚在船头,不知在小声说着什么,看得出来,多尼范、威尔考库斯、威普,还有叫做库劳斯的少年,他们对布里安似乎有些不满,在斯拉乌吉号长时间的航海中,他们几个之所以能听布里安的话,如前所说,是因为布里安具有一些航海经验。他们一直在想,要是等船靠了岸,可就要随意行动了,特别是多尼范,在教育和智能这点上,自信比布里安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出色。在此之前,多尼范在心里一直存在与布里安竞争的念头,原因是布里安是法国人,而英国的少年们,对这个法国人所说的话,不应该太听从。

所以,有这种心理驱使,即使不是处于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状态之中,他们几个恐怕也要生事的。

但是,多尼范、威尔考库斯、库劳斯、威普四人,并没有想